



住在乡下的地丁

路雨

住在乡下
与我的母亲为邻
她不喜欢城市的喧嚣
独爱乡下清净的生活
对泥土的钟爱
使她如此淡定
朴素 洁净 与世无争
选择在春天绽放
没有浓郁的芳香
却开得热热闹闹

与母亲朝夕相伴
快乐而简单
进城后 母亲告诉我
在乡下 她把地
当成了唯一的女儿
而如今 最让她牵挂的
就是她
还有离地很远很远的
乡下的那个家

母亲

王伟

一道道皱纹
浓缩了生活的坎坷
一根根白发
饱含了岁月的操劳
不管时光如何
偷偷地改变你的容颜
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最美

清贫日子
你用爱心梳理得和睦温馨
粗茶淡饭
被你精心调配得津津有味
你从不抱怨命运

而是默默付出
用勤劳节俭
描绘明天的美好

我们是小鸟
你是温暖的爱巢
我们长大啦
我们飞走了
却很少回家看你
每一次打电话
你总是说身体很好
可我知道
你正在慢慢变老

忆母亲

张颛

——
母亲是月 儿女是星
圆圆的月亮升上天空
深深的情系着周围的星
星月点缀着
浩瀚的夜空
儿女想母亲
母亲在心中
离家千万里
月光分外明
二
母亲是雨 儿女是风
辛勤的汗水洒满春冬
硕果溢香喂饱了秋风

儿女想母亲
母亲在心中
扬帆千条路
路路皆畅通
三
母亲是根 儿女是叶
默默奉献 寒暑易节
多少苦乐 多少个日夜
叶落归根
热泪相别
儿女想母亲
母亲在心中
片片绿叶情
本是同根生

母亲与麦子

宁高明

第一次看到母亲割麦时我才五岁。那时还是大集体，麦子熟了，生产队员社员割麦。每畦麦子两个工分，一畦有十垄麦子。一垄三行，十垄三十行，总共三十行麦子。至于有多长，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往地头上一站，一眼望不到边际。母亲为了割麦，将我放在地头的一棵大树下，并嘱咐我说，麦子里有刺，不准偷吃麦子。于是，我就在树荫下看蚂蚁上树，而母亲则从地头割起。

母亲割麦的速度很快，她半弯着腰，背着蓝天白云，一手握镰，一手去抓麦子，麦子像流水一样在她身边倒下。至于她累不累，脸上出没出汗我不知道，因为她一直背对着我，晃动的麦子和她晃动的身体糅合在一起，仿佛一条鱼，麦子像流水一样在她身边倒下。至于她累不累，脸上出没出汗我不知道，因为她一直背对着我，晃动的麦子和她晃动的身体糅合在一起，仿佛一条鱼在大海里游动，麦子像流水一样在她身边倒下。至于她累不累，脸上出没出汗我不知道，因为她一直背对着我，晃动的麦子和她晃动的身体糅合在一起，仿佛一条鱼在

了，她掰开我的嘴，然后伸出一只手在我的舌根上轻轻一戳，我忍不住哇哇往外吐，将肚子里的苦水都吐了出来，自然那节麦芒也吐了出来。

母亲对我们兄弟三人一向非常严厉，她从不像父亲那样温和。等到第二年收麦季节来到的时候，她便让我去拾麦。在炎炎烈日下，在大地如蒸笼一般的烘烤里，我迈着不太稳健的脚步走在田间地头。有时我一不小心便被麦秆拉伤，脚被麦茬戳伤，鲜血淋漓，可我从来没有变得如此坚强。我懂得了太阳的味道，我懂得了大地的味道，我懂得了人生的味道，以及母爱的味道。

我上学了，虽说我的年龄在班里是最小的，可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就要放麦长假了，我由于前两天高烧不退请假在家。放假期间，学校布置了一项勤工俭学任务，让学生去拾麦，开学后再交上去。我本来是请过病假的，即使不拾麦老师也不会批评。可母亲见我病好了，坚持让我去田间地头拾麦。开学了，当我将假期内拾到的麦子交上去的时候，才发现班上交麦子的同学却是寥寥。全班同学数我拾麦最多。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她只是笑了笑，说：“他们怎么能和我的儿子比？我的儿子是最诚实的孩子！”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也让我受益终身。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是我们班所有学生中唯一的一个。

那一年的冬天，父亲因病突然走了。父亲在的时候，只要天气好，茶前饭后，便骑着电动车带母亲出去溜达溜达。到广场晒晒太阳，和认识的老头儿老太太说说话聊聊天。即便相互不认识，只要搭个话，一来二去，就熟络起来，再次见面也会像老朋友一样家长里短地聊上半天。天气不好时，父亲和母亲便在家看电视、做点家务，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让我们担心。

父亲突然走了，抛下母亲一个人，我和哥哥姐姐都担心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便商量着如何轮流陪母亲。父亲走后的那一段时间，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很少出来。我们更加担心，每次劝母亲到外面转转，她都说想一个人清静清静。这样持续了近一个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母亲忽然提议要哥哥陪她出去转转。母亲说，经过这段时间她慢慢习惯了，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父亲因工作忙，她一个人在家操前把后的日子。

父亲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在离家 10 多里地远的一所小学任教。那个年代，乡村交通十分不便。父亲从学校到家基本都是靠两条腿，10 多里路一般要走近两个小时。也许因为路太远，也许因为工作忙，父亲一年难得回家几次。

那时还是生产队，什么活什么事都要算工分。由于父亲长年不在家，我们姊妹五人除了我都在上学，只有母亲一个人，最多能算大半个劳力，因而常常欠队里的工分。每到夏秋季节结束或年底队里分东西时，我们家一般都排在最后，也大都剩下可怜巴巴的一点东西了才点到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工资也不高，还时不时接济一些家里更穷的老师、学生和亲戚，每到月底交到母亲手上时便寥寥无几了。但母亲从无怨言，总是一个

人默默地应着，还是急切地奔向家。家里果然锁着大门，母亲真地下干活去了。我家有三块地，相距甚远。一看时间，知道母亲该回来了，怕走个对空，索性就在门前的一个石墩上坐下来等母亲。

我抬起头，看见门前的小树林，这里的杨树叫钻天猴，很高很高，仿佛把阳光挡在外头一样，留下一片阴凉。穿插种植的有桐树，桐花已经落尽。其实，我很喜欢桐花，小时候我会捡起花瓣，用舌头去舔花瓣的根部，有点甜。那我应着，还是急切地奔向家。家里果然锁着大门，母亲真地下干活去了。我家有三块地，相距甚远。一看时间，知道母亲该回来了，怕走个对空，索性就在门前的一个石墩上坐下来等母亲。

我抬起头，看见门前的小树林，这里的杨树叫钻天猴，很高很高，仿佛把阳光挡在外头一样，留下一片阴凉。穿插种植的有桐树，桐花已经落尽。其实，我很喜欢桐花，小时候我会捡起花瓣，用舌头去舔花瓣的根部，有点甜。那我应着，还是急切地奔向家。家里果然锁着大门，母亲真地下干活去了。我家有三块地，相距甚远。一看时间，知道母亲该回来了，怕走个对空，索性就在门前的一个石墩上坐下来等母亲。

我抬起头，看见门前的小树林，这里的杨树叫钻天猴，很高很高，仿佛把阳光挡在外头一样，留下一片阴凉。穿插种植的有桐树，桐花已经落尽。其实，我很喜欢桐花，小时候我会捡起花瓣，用舌头去舔花瓣的根部，有点甜。那我应着，还是急切地奔向家。家里果然锁着大门，母亲真地下干活去了。我家有三块地，相距甚远。一看时间，知道母亲该回来了，怕走个对空，索性就在门前的一个石墩上坐下来等母亲。

我抬起头，看见门前的小树林，这里的杨树叫钻天猴，很高很高，仿佛把阳光挡在外头一样，留下一片阴凉。穿插种植的有桐树，桐花已经落尽。其实，我很喜欢桐花，小时候我会捡起花瓣，用舌头去舔花瓣的根部，有点甜。那我应着，还是急切地奔向家。家里果然锁着大门，母亲真地下干活去了。我家有三块地，相距甚远。一看时间，知道母亲该回来了，怕走个对空，索性就在门前的一个石墩上坐下来等母亲。

王猛仁先生是一位集散文诗、诗歌、书法、评论之大成的多面手，他涉猎深广的艺术品类交互杂糅，圆融通透，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温暖的爱、自然的诗和艺术的美，出色地完成了对朴素复杂的现实情怀与丰富幽微的内心世界的双重塑造，成为当代诗坛和艺坛不可多得、不同寻常而又不可忽视的独特存在。他的性情表达与自由的生命同构，他的心灵感怀与真挚的爱情共鸣，他的艺术理想与饱满的精神并置，他的谈话话禅与典雅的美感相伴，而善于素心舍奢中领略清新扑面

的艺术品类交互杂糅，圆融通透，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温暖的爱、自然的诗和艺术的美，出色地完成了对朴素复杂的现实情怀与丰富幽微的内心世界的双重塑造，成为当代诗坛和艺坛不可多得、不同寻常而又不可忽视的独特存在。他的性情表达与自由的生命同构，他的心灵感怀与真挚的爱情共鸣，他的艺术理想与饱满的精神并置，他的谈话话禅与典雅的美感相伴，而善于素心舍奢中领略清新扑面的艺术风韵，于随缘旷放中氤氲心灵

王猛仁先生素以爱情散文诗见长，他也因为自己作品中的爱情名篇而声闻遐迩。诗缘情，而能在散文诗中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风情万种的情场状态，并让读者尽享爱的浪漫与温馨、爱的激情与炽热、爱的轻梦与幻影、爱的折磨与寂寞，王猛仁当之无愧地成为散文诗坛的“奥维德”，一位爱情的唯美主义者，一位擅擅“谈情说爱”的真名士。王猛仁的散文诗，既一脉相承地接续了古往今来绵延不断的爱情诗传统，而又能在不可胜数的性情文字中推陈出新，赋予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以鲜明的时代精神，从而

沙颍文艺

陪母亲到永远

李扬

地干活，努力挣工分。每天下午下工回来，母亲不顾一天的劳累，接着匆匆忙忙地做饭、洗刷，把我们姊妹五个安排妥当后，又开始了纺纱织布。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纺纱织布总是很晚，我常常在纺车由慢到快又由快到慢的嗡嗡声中入睡，又在织布机均匀地咣咣撞击声和梭子来回有节奏地穿梭中迷迷糊糊地醒来。

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既会纺纱织布，还会裁剪裁剪、缝缝补补，因而每到新年，我们姊妹五个总是都能添上一两件母亲亲手织缝的漂亮衣服，高高兴兴地过一个新年。每每回想起那段日子，父亲便满脸愧疚地说，要感谢你母亲，是她辛辛苦苦挣工分，才没饿着你们，是她辛辛苦苦纺纱织布缝缝补补，才没冻着你们。

1993 年初，我家住了 30 多年的一间土坯厢房在一次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然倒塌，堂屋内也滴滴答答下起了小雨。母亲吓得一夜没睡，手忙脚乱搬东西，又拿来锅碗瓢盆在屋内接雨。天一放晴，母亲就请人帮着收拾漏雨的老屋。老屋太老了，亲戚邻居说修好也撑不了几年。母亲就和父亲商量咋办，老屋不翻建，住在里面提心吊胆的，可要翻建的话，家里哪有什么积蓄？父母东挪西借，问遍了亲戚邻居，还是没凑够建房的钱。为了省钱，母亲狠狠心咬咬牙，决定在亲戚的帮助下，自己动手脱坯烧窑。

时候家里没有糖吃，也许那是我童年最甜蜜的记忆。还有几棵槐树，树上还有一些残了的槐花，但颜色暗淡了，沁人心脾的香气也闻不见了。不过，小时候这可是我的美味，母亲常在槐花开的时候从树上摘些下来。槐树上有刺，摘它不是很轻松，但我们喜欢吃，母亲就用面拌了蒸出来，再浇上一些调料，吃到嘴里，那种滑滑的、柔软的、香香的、甜甜

的、辣辣的感觉一下子刺激了食欲，以至于我现在每到槐花开的季节就无法抵抗它的诱惑。

正想着，忽然起了一阵风，树叶簌簌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接着风从遥远处还是近处，只听见一阵降降啦啦地响，其间伴着一些虫鸣，很是安详。我身上也感觉凉爽了许多，十分惬意……巷子的地面上忽然起了一个旋风，卷着一些落叶、杂草、鸡毛等旋转成锥状，朝着远处跑去。我捡起一块坷垃，朝着旋风的中心砸过去，可惜偏了一点。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母亲怕我淘气，就告诉我，旋风不可以追，里面

有鬼魂，据说人用砖头砸中了旋风的中心，地上就会滴落一滴血。说得有点恐怖，意思是吓唬我，别让旋风迷了我的眼。可惜，我只记住了母亲说的砸中旋风的中心会有血，每每遇到旋风，总是捡起石子什么的就掷过去，然后跑过去看地上会不会有血……

我朝着巷子望了望，母亲还没有回来。记得小时候，我每天放了学，就坐在门前的石墩上，趴在凳子上，一边望着巷子，一边写作业，而作业下面常常藏着小人书。那时候家里穷，放了学要捡树叶烧锅，才可以有饭吃，所以不捡树叶会挨骂，有了作业父母则不会吵小孩没有干活，觉得读书才是正事。在作业的掩盖下，我读了很多课外书。那些日子，我觉得无比快乐。

快十二点的时候，我有点着急了，因为母亲已经 74 岁了，不愿意带手机，也没法联系她。我站起身，朝着大路上走去，刚好看见母亲回来。母亲惊喜地望着我，说，知道你忙，咋又回来了？我像个小孩子一样，叫了一声“娘”，岁月，美满、甜蜜、感伤、奋斗，唯有我们充满了欢乐和温柔！”难怪诗人艾青说，这个世界什么都在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断了弦的琴，没了油的灯，夏天也寒冷……读了王猛仁的爱情散文诗，我不禁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爱丝绵长，他的缱绻的寂寞，他的一往情深。“多年来，我以孤独者的面孔，以月亮的名义，沉睡在被孤岛覆盖的怀抱。/月光的日子，俯瞰弧形的海岸线，我听见《蓝色多瑙河》舞曲精灵般地辐射出无形的心波，在沙与浪间回响。幽悠。绵长。”《浪花，如云朵般驱散不开》当情感的浪花席卷而来，诗人踏破泥泞，和着一群白色海鸥的鸣叫，缓缓地将记忆熄灭在梦吃尽头，他内心的孤独、伤痛与幽怨又有谁知？唯有一阙舞曲于沙与浪之间绵长的飘荡，“远方，却是含糊不清的倦怠和不知所措的”诗人要表达的是，是爱的时空的单调，对“远方”无限空间的“倦怠”以及内宇宙的“不知所措”，这些信息的符码综合作用于诗人的心灵，使人的整个身心被一种情感翻卷得失魂落魄为之震颤，恰如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所说的“我又沉浸在同样一种身不由己的恍惚中，常常是这样，要么是惆怅，要么是欣喜……”，表意的倦怠与惶惑，要爱情心理纠结繁杂的一面，真实地呈现了出来。推开梦之门，拨亮梦之灯，聆听梦之吟，走进梦之秋，寻找梦之痕，呼唤梦之归，有谁来证明，“这惊心的感伤与残梦”？又是谁“无力地松手，花瓣从指缝间脱出，飘远了，一抹艳红，消失在桃坞的深处”？《梦之秋》。“抚摸着

脱坯烧窑在农村可是一件非常苦非常累的活儿。每天清晨早起，天刚放亮，母亲就和亲戚们来到坯场，把和好的泥摔到木盒子里，用木弓子刮出平面，再端起一米长的木盒子，快步走到坯场的尽头，使劲扣下。就这样每天在坯场往返，蹲下，站起，跑起来，再蹲下，周而复始。中午吃过饭简单休息后，要把上午脱的砖坯，一块块立起来，用坯盒子压平，再用小木板儿拍打成型，四棱见角，最后还要把风干的砖坯一块块码起来，像一面面墙。母亲最怕的就是坏天气，每当刮风下雨的时候，人家往家里跑，而母亲却不顾一切跑向坯场，手忙脚乱地用塑料布把坯垛蒙上，以防坯垛被雨水淋坏倒塌。

经过四个多月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终于烧出了一窑砖。开窑的时候，敲着清脆悦耳的红砖，母亲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笑了。母亲明显瘦了很多，背也不像原来那么直了，手上的皮也磨掉了一层又一层，有的地方都渗出了血。

正当母亲信心满满准备动工盖房时，却接到了哥哥的大学通知书，五千多块钱的学费让爱说爱笑的母亲犯了愁。是翻建新房还是让哥哥上学？母亲毅然卖掉了辛辛苦苦烧出的砖，把凑够的学费交给了眼巴巴渴望上学的哥哥。母亲请亲戚把老屋整修加固后又迁就着住了几年。哥哥常常感慨地说，当年要是改改家，要是换成其他母亲，这辈子就可能与

大学无缘了。1999 年秋天，随着家里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家里终于拆了老屋，盖起了新房。搬进新房的那一刻，母亲痛哭了一场。我们都知道，母亲压抑了太久太久。时间一年一年流逝，父母慢慢变老了，身体也变得不好了。因为我们姊妹五个都不在父母身边，为了方便照顾，便多次劝说父母从老家搬到县城和我们同住，但他们就是不答应。也许他们舍不得生活了将近一辈子的那块土地，舍不得辛辛苦苦用一生积蓄一手建起的新家。

2003 年初夏，父亲因生病住了院。父亲病好后，为了让父母散散心，我和哥哥便陪他们去了趟江苏扬州，游玩了何园。父母看后，为园林建筑精美折服之余，更是啧啧赞叹园主后代把祖传家业无偿捐献给政府的义举。回到家没几天，母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想搬到县城和我们一起住。父母突然改变想法，令我们十分欣喜。后来才得知那次旅游让父母想了很多很多。母亲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与何家相比，自己这点家业算什么？当父母的身体健健康康，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那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儿！

母爱是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母亲将近 80 岁了，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如今还像一棵大树，虽然慢慢枯老，依然为我们这一代遮风，为我们的下一代挡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子女，我们更应该回报父母。父亲走了，我们愿意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爱全部献给母亲，就像小时她陪我们一样，愿意每天都陪在母亲身边，陪她说说话，陪她聊聊天，陪她回忆过去的酸甜苦辣，陪她哭，陪她笑，陪她流泪，陪她开心，陪她旅游，陪她看世界，陪她直到永远……

接住母亲手里的三轮车，就推着往家走。母亲问我，想吃啥？我说，随便。母亲洗了手，说，就咱俩，熬点豌豆茶，剩下的我熬时间长点做点豌豆糕。我立即表示赞同。这顿饭很简单，蒸的咸鸭蛋，热的杂面馍，一个黄瓜丝，一碗豌豆茶……

吃完饭，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不知不觉睡着了，隐约我感到母亲给我盖了一个薄被子，忙关了电视，醒来，果然看见母亲正在屋外忙碌着。那一刻，我觉得我还没有长大……

看我醒了，母亲说，地里今年种的豌豆已经结荚了，可以带着孩子们回来吃了。又说，给孙女套了一双被子，带到城里，薄被子正好现在可以盖……

唠了一会嗑，朋友打来电话。母亲说，回吧，家里没事。我发动车，喊了一声：“娘，我走啦。”娘说，别开恁快，看你的车脏的，回去刷刷……

我说，路上。我走了，嗯，我想着娘，忽然就泪流满面……

小时候，叫一声娘，就意味着温暖、吃饱，没有恐惧……长大了，才知道，叫一声娘还有责任，还有使命……娘，不是随便叫的，不要等你想叫的时候，没有人答应你。

寂寥、梦断与花残。著名剧作家莫里哀说：“一帆风顺的爱情，其实寡味。”因为一个人的爱情，不可能都是甜蜜，有时也难免有苦楚，有痛痒，有误会，有抵牾，也许这才是生活丰富而真实的本相，有了波澜才会产生痛彻心腑的力量。“我的仰望，涉过时空，像风一样自由，时时匍匐在荒凉的额上，蚕食残绿。”无数个烂漫的季节，被揽在怀里，让十指穿过黑夜。凝望或彷徨，却无法熄灭那盏微弱的灯火。”/只因夜的尽头有化石般粗糙的记忆。”/眼前，一层一层的雾霭漫过来，轻轻地挥动着细纱，飘然地洒在天上，地下，/任每一个从眼睛里流出来的信息，挣不脱一根丝线的牵引。”《《我的前方，是掀起心海的潮汐》》，在这里，“荒凉”、“彷徨”、“粗糙”等词语的嵌入，潮涨汐落，在心海上掀起的情愫，或许让我们不得不选择面对内心的荡气回肠，道理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弥漫的雾霭，一层一层的缥缈，它们淹没了爱的期望，有时我们也不得不以黯淡收场，而终究还是“挣不脱一根丝线的牵引”。“让太阳晒黑一个个无奈的情绪，让最初的悸动与最后的归途变成风中空真实可信的游戏”，“一行诗，沉沉地落在情人的荷叶上，在海风轻吹的月色中静静地流淌，透露出晶莹的汁液，辐射眩晕的光彩。”/远航的蝴蝶飞来，只有含泪的张望，交织着银河与圆月的抒情。”/又是浪的漂白。又是一次远足的夸耀。又是一盏明灭有序的灯。”《《夏，在枪然的风景里喧嚣着》》诗人蓝蓝说，爱情诗“把个人的存在与他人和万事万物联结起来，从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心灵体验”，“对爱的言说，也是对世界的言说，是心灵对无限世界的敞开。”猛仁先生在他的散文诗中，敞开了自己的心灵，营造了“枪然的风景”，而不仅仅关乎夏日的“喧嚣”，更融入了他对爱的复杂情性的独特思考，他通过“太阳晒黑一个个无奈的情绪”，“情人的伞叶”、海风轻吹的月色、“远航的蝴蝶”、“银河与圆月的抒情”和“一盏明灭有序的诗”等非线性、快节奏、高密度的意象群，缔结着爱与万物的隐喻关系，试图成为他“爱情哲学”的精神日课，爱情的确会使人及人心丰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猛仁不愧为散文诗坛的一位“大圣”。